

第8章

感情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資訊提供者與女客人的關係中，感情是一個重要的影響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實踐的因素，它對私人三重關係中的「情感關係」構成影響，並且直接影響著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

8.1 戀愛情境符號的引入

性角色理論定義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均非常排斥感情。

性角色理論認為，感情是一種軟弱的、過於女性化的東西；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雖然對女性性工作者的調查中也有少數小姐和客人戀愛的情況（潘綏銘，1999: 158-160），但總體而言是拒絕感情介入的。有學者將女性性工作者如何看待和客人的「感情」作為衡量其「專業化」程度的指標之一，正如女性性工作者自己所說：「做生意就是做生意，跟感情是兩碼事，如果混合起來吃虧的還是自己」（黃盈盈，2004: 96-98）。

但是，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卻有所不同。無論北京還是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幾乎都對我談到，和客人培養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的感覺中，他們使用「感情」一詞，不是愛情（雖然有時也會說「我愛你」），也不是親情，而是與「友情」比較接近的溫情，一種因為談得來，因為漸漸熟識，而在彼此間培養起來的親切感。當然，這是針對絕大多

數資訊提供者與他們客人的關係而言，極個別的資訊提供者會和客人發展出深刻的感情，但雙方關係的性質已經變成真正的戀愛關係了，屬於特例。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然統一採用資訊提供者使用的「感情」一詞來表述。

「感情」，又可以解讀為「性關係中有感情」、「交往中要感情」，它是屬於戀愛情境中的元素。把戀愛情境中的「有感情」帶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便打破了男公關與女客人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商業交易關係便具有了戀愛的色彩。不同資訊提供者使用的辭彙與表達有所不同，有人說「感情」，有人說「感覺」，有人說「愛」，但是，他們對於戀愛情境符號的借用是一致的。

飛飛說「聊天就會有感情」，事實是，聊天是男公關的「基本功。」絕大多數的女性性工作者不需要和客人聊很多，但男公關則不同，聊天，甚至「談情說愛」為他們的職業所需要，如果嘴不甜，不足以扣到一個客人。如果談情的功夫不強，不可能維持住一個客人。男公關的這一職業能力，是在與女客人女性氣質的互動中建構出來的。

阿雲說自己「有魅力」，而「魅力」是：「語言和形象，女人更多更喜歡動情的交流，我把她們當情人來作秀，當然是恭維她們漂亮啊，說喜歡啊什麼的。說的這些當然是作秀，目的就是讓她們動情，這樣才會有下一次甚至N次。」

「時間長了，就會有感情成份」，小邱反覆強調了這一點：「熟了就會有感情，平時要發發短信聯絡。如果察覺到她心情不好，就要安慰她，說如何想她。」但是，小邱說：「不會說愛。」

僅談情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一些實際的行動。小付的一個香港長客就總誇他，說他心細，會照顧別人。小付說：「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常誇我心細，像女人一樣會關心人。這可能是女人願意和我在一起的原因。」關於心細與會體貼人，小付自己舉例說：

「比如我會給她買早餐回來吃，她感冒時我會買藥給她，還會打電話叮囑她吃藥。」小付的這種舉動與自身的個性相符合，是他的男性氣質柔性的表現，在他和女友的關係中也是這樣。「對客人和對女朋友沒有差別」。小付這樣說。

我們曾提到，將不屬於某一情境中的符號引入該情境，必然使得該情境中的規則出現動盪甚至混亂。戀愛情境符號進入性產業從業情境，對男公關與女客人間的關係構成影響，對男性氣質的實踐產生衝擊。

感情的引入，改變了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雙方因為均增加了在情感關係上的投入，女客人在權力關係、經濟關係上的優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化解了，男公關男性氣質的實踐也不再是極端的從屬趨勢了。

8.2 發展感情，誰受益？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引入戀愛情境中「重感情」的內涵，男公關和女客人均受益。

許多資訊提供者表示：女客人也需要先談情，先有感情了才好出街。而且，女性與陌生男人上床，較之男性找小姐上床，更會擔心自身安全。只有通過聊了，並且聊出感情了，至少是聊出「感覺」了，才會更自然地上床。可見，感情這一符號，雖然是作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之外的符號進入的，但它符合女客人實踐女性氣質的需要，所以獲得了在男公關和女客人關係中存在的可能。當然，經常找男公關的特別老練的女客人，對這一過程的需求度便降低了。

阿京最早的客人是作保安時認識的二奶和闊姐，他一直用「朋友們」來稱呼這些客人，這是在指明他和這些客人先是有的一種朋友情誼在裏面了。無論是「有感情」，還是「朋友」，都強

調雙方關係中有一種情感。即以私人三重關係中的情感關係的「變質」，來沖淡權力關係、經濟關係中男公關所處的絕對劣勢。於是，純商業交易的性行為便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男性氣質的實踐也不再是極端從屬趨勢的了，而顯示出一定的關係均衡趨勢。

飛飛說：「有感情交流，她（女客人）不會有距離感，不會覺得是一種交易。因為交流了，說話了。這樣我自己也會投入一點，自身感覺也會好，不覺得是交易了。性會和諧一些，慾望也會高一些。那種辦事、拿錢、走人的人，一點兒感情都沒有。」

「不會覺得是一種交易了」，便產生一種兩人由性產業從業情境進入到戀愛情境的錯覺，男性氣質的從屬趨勢與女性氣質的支配趨勢都改變了。

絕大多數資訊提供者均說到，長期的客人更會在交往形式等很多方面模糊性交易的色彩。一次性的性交易，通常是當場支付現金；而長期交往的關係中，通常不會這樣。小付那個長期的香港女客人，便「有時會主動給我錢，有時我也主動要。即使她某一次沒給，下次也一定會給，所以無所謂的。」（小付語）

飛飛還強調有感情後「做愛會好一些」，因為「有了感情便造出一種為情在做愛的感覺，自然不同了」。可見，通過借用戀愛情境符號，男公關和女客人雙方均有更好的性體驗，雖然這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性交易的性質，也無法使男公關的性感受好到與真正的戀愛情境或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性感受一致的程度。

許多資訊提供者表述，他們不願意和客人接吻，而如果加入了感情，接吻就成為可能。正如阿起談到，他「與常客會接吻，與偶然遇到的女人不會接吻」。與常客接吻，是因為雙方的關係中有情感的因素了。接吻在這裏作為一種調情行為，也成為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談感情的過程中，彼此有瞭解，即使那些「主動」、「支

配」的性行為方式也會增加遊戲的色彩。一對情侶間，即使性行為為上一方再支配一方，甚至「罵」人，說「髒話」，也不會認為是污辱，而只會認為是遊戲，這與自願的SM行為是遊戲一樣。

阿雲第一次出街前和那位女客人「聊了3個小時」，後來在床上女客人聽任他擺弄，他對此的解釋是：「我想可能是我們聊的時候她就喜歡我了吧，女人很容易動情的裏裏她事後找了我很多次，還給我買了衣服啊什麼的。每次都給錢，都是她在房間等我裏裏我們聊的也多。聊、做占的時間，五五開吧。我們什麼都聊，但都不打聽對方的私事。她現在都還在找我，空虛了就找我，我們聊得來呀，我想她找我有生理和心理的雙重滿足吧裏裏」雖然「什麼都聊」，但「對方的私事」不聊，可見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基本規則還被維持著。

有了感情，性上就會有變化。阿雲便承認，第一次上床時不願意為之口交的女客人，後來可以接受為其口交了。

方剛：為她口交，感覺如何？

阿雲：感覺沒有想像的那種差，還可以，後來就習慣了。

方剛：您對她有感情？

阿雲：應該有點吧。

方剛：你覺得她喜歡你了？

阿雲：是的。

方剛：她說過什麼這類的話嗎？

阿雲：這個還用說嗎？能感覺出來。

方剛：說過嗎？

阿雲：高潮後說的算嗎？說愛我，早認識我就和我結婚什麼的，說喜歡我啊，想包我。

方剛：你相信她說愛你的話嗎？

阿雲：有一點相信。

加入感情符號，對男公關來說還有很多現實的好處。阿京曾說，他的客人百分之七十都是回頭客，有的人從他一開始做這行保持關係到現在，主要是因為「有感情了」。小邱說：「女人找公關和男人找小姐是不一樣的，我自己也與一個小姐最多三次，大多數是一次後就不再找了。但女人籠住了，可以維持一、兩年。」對此，小邱的解釋是：「因為女人感情脆弱一些。」在筆者看來，顯然不能用「脆弱」來解釋，而要考慮到女性氣質被社會文化建構的原因。在傳統的性角色理論中，女性氣質便應該是溫柔的、重感情的。

一項解釋為何以女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少的研究指出，在親密關係中，男人要外出獵豔，要一夜情，他們更沉湎於性關係，而女人更看重感情關係（Nelson, Adie, 1994: 38-43）。所以女人購買性服務的時候，也是需要感情的。另一位學者便指出，男性性工作者同樣是女性尋求情感安慰的對象，而不僅僅是性對象（Nelson, Robinson, 1994: 42）。這樣的論述，均屬於性角色理論關於女性氣質的觀點。我的研究中，不能以上述的性角色理論來簡單解釋。因為畢竟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女客人是不要感情的。我們只能說，將感情符號引進純粹的性交易當中，會使性交易多一絲溫情。女客人找男公關的時候，還會考慮到安全問題。在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中女性的弱勢處境下，女客人有一個穩定的、熟悉的男公關，比不斷換陌生男人上床要安全許多。這安全又不僅是身體的，還有社會聲譽的。這些也可以看作是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受社會性別秩序影響，並與女性氣質實踐互動的又一實證。

此外，資訊提供者在強調自己有意義才出街時，也是把自己和其他性工作者，特別是和小姐區別開來。做這一區別的過程，

是提升自己到「高等級」男公關的努力，是在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中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將戀愛情境中的符號引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並不是總能成功的。阿京以「吊」客人為多贏利和穩住客人的手段，但也有培養感情的考慮，他曾說：「我不可能和別人一見面就上床，要有幾次交往，有感情了才可以。」但阿京也承認並非總能如願：「如果是港客，週末才能來一次，就不能吊太久，可能會吊不住。」這種情況下阿京只能不要感情就出街了。這其實和我做社區考察時的觀察是一致的，男公關們顯然更喜歡「有感覺」、「有感情」之後的出街。但是，面對生存競爭，面對「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實際上是無法做到和每一位客人都「有感情」了再出街的。

在與沒有感情、甚至自己反感的客人出街的時候，我的資訊提供者便說「把假臉皮放下來」，「出門的時候不帶臉出來，把臉放家」，當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明確地感受到自己在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了。

8.3 感情的性質

關於與客人的感情的性質，我的資訊提供者的一些表述是很好的說明。

飛飛說：「聊天就會有感情，不是愛，是親切感，雙方都不覺得陌生，印象會好一些。」

小邱說：「要揣摩客人的性格，跟著她的性格走，她想聽什麼你就說什麼。如果性格方面實在合不到一塊兒去，談不來，女客人找你一、兩次就不會再來。」可見，聊天的過程並非只是「尋找知音」的過程，而同樣可能是放棄自我、討好客人的過程。所以，如果說在有感情之後，男公關與女客人交往中會實踐

權力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的話，那麼為了建立這種「感情」，男公關所做的仍然需要算作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邱說：「公關們每週都會給老客人挨個打電話。老客人肯定也會再去找別的公關，但是，只要偶爾來找你一次，這客源就算沒斷。客人也會拿你和別的公關進行比較，這比較除了性上的，還有感情上的，每個成為常客的客人，都是比較的結果。」正如臺灣的一位研究者談到男公關對女客人的感情時所說：「感情是他們所販賣的商品」（吳翠松，2005: 139）。

小邱第一次出街時的客人至今還有聯繫，他說：「客源不能放呀！」所以，隔一段時間會打電話問候一下。小邱說：「一定要想辦法拉住客源，讓她每次都覺得捨不得走，還想再來。光有感情是不行的，還要學新的招數，創造新鮮感。每次做愛都要讓女客人達到兩次以上的高潮。」小邱的話再一次揭示出：感情作為一種手段，與讓客人在性上獲得滿意一樣，均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顧客是上帝」的符號。

阿莊在談與一個常客的關係時，也有針對客人性滿意的類似表述：

阿莊：她受不了我，我的技術很好。一般的姿勢我全會，而且熟練運用，高難度的我也會。我們之間很有默契，做得多了。有時也給她些意外驚喜，換幾種她沒做過的姿勢裏裏

方剛：聽您的描述，你們不像是公關與顧客的關係，反而像是情人？

阿莊：有點，不過我知道我和她是不可能的。

方剛：你喜歡她？

阿莊：不，我只是需要她的錢。

情感是一種手段，性滿足非常重要，這些在阿莊的談話中都揭示了出來。所以，感情的介入，並不會改變性工作的實質。聊天聊出感情，與普通戀愛男女聊出感情的狀態並不一樣。

下面這個例子也可以說明，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感情」是可以基於特殊目的而有計劃地一步步地「深刻」起來的。

申哥曾受一位女客戶趙姐的委託，參與實施了一次「美男計」。趙姐的一個合作夥伴鳳姐，家在北京，但是，將鳳姐留在深圳對趙姐的商業利益非常重要。趙姐便找申哥商量，想辦法把鳳姐留在深圳。申哥對我講述說：

那天趙姐帶著鳳姐來開房，我找了最有女人緣的阿留陪酒，阿留在男公關 算最聰明的了，我事先交代給阿留了：要迷住鳳姐，讓她留在深圳！

大家喝酒，聊的挺開心，阿留真把鳳姐迷住了，但鳳姐還是執意要回北京。阿留畢竟是阿留，下樓的時候，佯裝倒了腳，說走不了了，鳳姐就把他扶到賓館，開了房間。隔天我問阿留，昨天怎麼樣，他說：「她給我揉了一夜腳！」

我就讓阿留給鳳姐打電話，把她套牢。阿留當著我的面打的，在電話 和鳳姐「寶貝兒」長，「寶貝兒」短的，那個肉麻呀，就是不讓她回北京，說回去了就會對他變心什麼的，還說，要回去也要把他帶去，哈哈，鳳姐最後答應阿留，就回去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後肯定回來。

我不信她真會回來，阿留說沒問題，會回來。我和趙姐天天盯著阿留玩命打電話，在電話 談情說愛。一個星期後，鳳姐竟然真為阿留這小子回來了！

後來他們就住一起了，總來我們這 包房，幫阿留

完成定額，後來給他買了車，買了房，不讓他到夜場上班了，給了他一家公司當經理裏裏

男公關談情說愛的技巧，由此可見一斑。但也已經曝露出了這份感情的性質，似乎不能脫離性產業從業情境來理解。

與長期包養自己的女客人，小付說：「肯定會談情說愛的。但是，嘴上說愛，真愛是不可能的。」而與只做幾次的客人，「連說愛也不會了，只會在打電話的時候說『你想不想我呀』之類逢場作戲的話。對這些，大家心 都明白」。

我們看到小付將客人分了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談情說愛」的層次，一個是「逢場作戲」的層次，但前者仍然是「嘴上說愛，真愛是不可能的」，可見，和後者的逢場作戲的區別也只是是否具有他說的「感覺」，而不是真的「感情」。

雖然「大家心裏都明白」，但這樣逢場作戲的「情話」還是要說，為什麼？因為即使沒有感覺和感情在裏面，也要營造出一種有感覺或有感情的氛圍來，製造一種戀愛情境的假像，以方便大家借用它來實踐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

正因為這份感情並沒有改變男公關和女客人間關係的性質，所以它也不可能帶來「忠誠」。小付說自己有「一個固定的女客人，已經半年多了，每個月給我四、五千元」。這是一個香港女人，對於她，小付說：「她三十五歲左右，相貌一般，所以我心理上不需要做太大的努力就能夠接受她。這個女人總是週末過來，她對我說：『別幹這個了，找份正式工作吧。』她還要求我不要再找別人，我答應了。這是騙她的。我當然還會去夜場。她知道了，我就說，是自己喜歡玩，去那 玩的。」

小付清楚地知道，感情是用來促進在性產業中從業的，而不是用來阻礙他完成這份工作的，所以他會對客人有違這一宗旨的要求（「別幹這個了」，「不要再找別人」）陽奉陰違。

阿起說，那第一個女客人，後來每月給他四、五千，現在過去半年了，有時間還約他出去玩。那個女人自己也出去玩，阿起說：「我們沒什麼隱瞞的，我們什麼都知道。」那個女人要求阿起：「你的手機不能沒有錢，你要隨叫隨到。」雖然兩人建立了一種情感關係，但也建立了一種默契，即彼此都可以出去玩，但要「隨叫隨到」，以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阿雲第一次出街時的客人，兩人一直關係很好，但即使如此，在我問及「她同時還找別的男公關嗎」的時候，阿雲只是說：「這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雙方再「動情」，也不能違反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情愛關係的改變可以影響男性氣質的實踐，但不會徹底改變彼此間的權力關係。

8.4 深刻感情的建立意味著關係性質的改變

男公關和女客人並非絕對不可能有深刻的感情，但這份感情產生之際，便意味著雙方關係已經不再是「買賣」關係了。

阿穆說，自己進入性產業的原因是為了給女友賺錢治病。阿穆來自貴州農村，女友是同村的，兩人青梅竹馬，讀高二時，女友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阿穆讀大二時進入性產業，為女友賺錢治病。很快，便遇到了一位重要的女客人。

我們大概是在1999年的時候認識的，那時我讀大二，進入這個行業只有幾個月時間。客人非常少，她來到夜總會我們聊了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當時二十歲，她二十三。她算是那種「二奶」吧。

我們第一次是在某某飯店開的房間，那次戴了安全套。後來就沒有戴過，我和她一起去體檢過，她這個人很在乎這些的，並且非常愛清潔衛生。

第一次我們做的很激情，接吻了，高潮時她還哭了，可能是情之所動吧。她還問一些我的情況，問我為什麼要出來做這個，我把女友生病的實際情況告訴她了。

當時她肯定懷疑呀，但她當時說的很委婉，說我能否跟您女朋友說說話。其實她人心腸很好的。我說「算了吧，她不知道我在幹這個，我都告訴她說我休學了，在打工掙錢給她治病呢」。然後我又說：「這樣吧，我給她打電話您在旁邊聽吧。」當時用的是她的手機打的。這樣她才相信的，並且我當時還故意打電話問了醫生一些情況，這樣她就更沒有懷疑了。就這樣我們成了比較要好的朋友。

我們第二天中午11點多去退的房，吃完午飯我回學校了。她晚上8點左右給我打電話，說要見我，沒想到她一見面就給了我一萬元，還說她的能力只能這麼樣了。她說給我送點錢過來給女朋友治療用，但還是能從她的口氣中聽出一些不信任的話來。

您知道嗎，當時我的確是需要錢呀！我們直接就存到了那邊的帳戶上了。當時她和我一起把錢打過去的。

後來，她就不要我出去做了。她租了一個房子，我們住在那邊。她男人回來的時候她就過去，畢竟對方是有家庭的。

她會到學校來接我，甚至在我考試的時候還陪我上過晚自習呢，她坐在旁邊看報紙。

但時間不長她說要到美國去。那個男的去國外做生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時間比較多，要她去那邊，讓她在那邊隨時等候他的光臨吧。

她走前，問我能不能不做，我說除非我現在有錢，

否則不可能。她說她明白了，但讓我一定要好好保護好自己，絕不能染上病。

2002年她回來的時候，說想和我要個孩子。她說在外面感覺很孤獨，但那個男人是無法要孩子的，所以她回來找了我。

那次在一起半年，她一分都沒有給我，我沒有要。她在國外的開銷比較大，再加上當時她懷上了，所以我就沒有要了。那段時間我反而給了仲介人民幣8000元。仲介說這麼長時間不接客人了，要不然後面就不給我安排了，我不敢得罪他呀。

我覺得我欠她的。我只見過孩子的照片，不過，孩子的中文名字我取的。我不願意看到孩子，看了我覺得我內疚，不看可能還好些。

我的理解是我跟她在一起感情多於金錢，不然她不會要我的孩子的。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相愛的話是說過的，但我們都是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人，所以無法去追求愛。她離開了包她的男人沒有錢，我離開了這個行業就不會掙這麼多錢。我女友在2001年底去世的，她走時給我留了幾十萬的債。

她每年回來時，不會因為我陪她而產生金錢關係。她會問我需要錢否，我都不要。我女朋友走後，我經濟壓力小很多了。

我們間是有感情的。她回來的時候，她會為我出去買早餐什麼的。睡覺的時候，她都是枕在我的手臂，摟著我睡覺的，客人不會。她一般都叫我親愛的，而客人一般不會。出去的時候她一般都挽著我的手，而客人不會。她一般叫「弟弟」，而客人一般叫雞巴什麼的。在性上她比一般的客人要主動。她非常喜歡我親她的陰

蒂，我基本上每次都親，為了她快樂，我也喜歡親。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她一般都坐在我上面，而跟客人基本上都是我出力，並且她一般不會連續超過三次的，而普通的客人大多在第一天會有很強的要求。完了後，她會主動給我擦「弟弟」的，而客人一般都是我替她們擦裏裏

她隔段時間會給我電話，讓我注意身體，並常勸我別做了。

這個故事因為太戲劇性了，所以沒有辦法不令人懷疑。但我個人與阿穆密切交往得出的印象使我相信他。這個故事不再是簡單的戀愛情境符號進入性產業從業符號的例證，而是戀愛情境符號最終完全取代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例證了。

阿穆和這位女友的關係，雖然始於性產業中的交易，但很快便成為兩個年輕人間的愛情了，阿穆在這份關係中實踐的是柔性／權力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本章，筆者分析了「感情」對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關係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感情的存在改變了上述雙方私人三重關係中的相對位置。感情原本不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但因為它的被引入，也將戀愛情境中的符號引了進來。雖然雙方對這份感情的性質都有默契，但戀愛情境符號的引用，使得性產業從業情境男性氣質的實踐變得更為自然。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不同情境符號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影響。作為對雙方情感關係的討論，略有些遺憾的是，我們無法訪問到感情的另一方，即女客人。無法知道她們對與男公關的感情的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